

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“上海故事”



大学退管会块组长十几年如一日守护一群老同事

“有小朱在，大家就安心！”杨浦区河间路1040弄小区原是上海电力大学家属区，居民大多是老教职工。这位在居民中有口皆碑的小朱——朱惠群，是校退管会的块组长之一。小朱其实也已经70岁了。15年前，刚退休的朱惠群肩上多了一份责任，服务居住在附近的退休同事。15年来，她不仅成为老单位和50多位老同事之间的桥梁，更是两位近邻孤老胜似亲人的依靠。

一个电话

“大美女！”“诶！”

杨浦区爱光敬老院6楼一片欢声笑语，大家正在为孤老张建英庆祝90岁大寿（见上图），朱惠群和退管会老师送上了鲜花和生日蛋糕。

其实张建英近年因脑梗加上阿尔茨海默病，已不太能认人了。但是朱惠群上前逗她，喊她“大美女”，老人还是乐得眉开眼笑，开心回应。

时间倒回11年前的一天，朱惠群突然接到居委电话，说退休教工张建英在附近摔倒，一时找不到其他人，希望她能去看一看。朱惠群二话不说赶去现场，跟着120将神志不清的张建英送到最近的杨浦区中心医院治疗。那一年，张建英78岁。从那天开始，朱惠群就成了张建英的“守护者”，一守就是十多年。

张建英摔倒后生活无法自理，朱惠群到处打听，将她送进最近的爱光敬老院。入院后细心的朱惠群发现，其他老人都有家人陪伴，吃得也更好。“别人都有，就她没有，不行的呀！”朱惠群出门就去小菜场买了只鸽子，回去给张建英炖汤。

从河间路1040弄到爱光敬老院不到1000米，这些年，这条路朱惠群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。她去敬老院探望张建英，陪她聊天，帮她梳头。每次临走，张建英都会问：“小朱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啊？”

“水果都是贵的，有品质的，蛋白粉也是大牌子的……”这些年在敬老院接触了很多孤老的监护人。还没见过像朱老师这么好的人。“大到重大疾病沟通商议，小到日常饮食如何安排，敬老院全科医生应满珍的微信聊群里，满屏都是朱惠群对张建英的关心。

最近几年，老人经常突发疾病，每两个月要去医院换一次胃管，每次都是朱惠群和爱人用敬老院的床车推着张建英去医院。敬老院距杨浦区中心医院500米，这一小段波阳路见证着小朱在每一个艰难时刻留下的足迹。

一个愿望

60岁的王金娣患有先天癫痫和脑萎缩，

70岁
小朱

惠群就是「为群」

智力低下。弟弟和母亲十几年前先后去世。王母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、需要每天服药的王金娣。朱惠群向她承诺，一定会照顾好王金娣的。

王金娣因先天疾病，性格有些任性，偶尔还会闹脾气。朱惠群从来不会不耐烦，“她就像个小孩子，哄哄就好了”。她让王金娣到家里来洗澡换衣，准备好糖果零食奖励她完成个人卫生任务；逢年过节，也叫上她一起吃团圆饭。

有一年金娣生日，朱惠群做了满满一桌菜，叫来邻居一起给她庆生。在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歌声中，让王金娣许愿，吹蜡烛。切蛋糕时有人问她许了什么生日愿望？王金娣说：“我想一直和你们在一起，每年生日都有蛋糕吃。”大家都笑了，烛光和笑声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以后，每年王金娣生日朱惠群都没有忘记为她庆祝，听她许下年复一年不变的生日愿望……

十多年来，王金娣衣食无忧，过得开开心心。问她“朱老师对你好吗？”她总是响亮地回答：“朱老师对我很好的，很照顾我！”

一个名字

“我也没做什么，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。”无论是对退休同事、小区邻居，朱惠群都很热心，做事也很认真。记者问到她的名字，她说，“惠”上海话读起来和“为”一样，惠群就是为群，为群众服务的意思。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，父亲是教师，一辈子为学校为学生，他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向善，认真做人，热心做事。

朱惠群的小家也传承了向善的家风，“他们都随便我的呀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说起儿子和爱人，朱惠群笑了，家人对她的决定都从精神和行动上支持。近几年，朱惠群自己身体也不太好，曾多次住院。跑不动、做不完的事，爱人就默默顶上。

善，会互相传递。小区居民董阿姨经常帮忙照料王金娣饮食起居；块组长分工协作关照学校退休教工。“说起来，块组长并不是正式工作，也没有报酬。更多的，是一份志愿服务和责任。”上海电力大学离退休党委书记刘洁荣说，“朱老师他们这群‘70后’块组长是学校的宝贝啊！有他们在，五百多位退休教职工每一位的情况都能及时关注。”

不久前，朱惠群又给自己揽下一份责任。经民政部门批准，她成为张建英的法定监护人。这意味着孤老张建英从此有了更坚实的依靠，她最后的人生将由“小朱”用心守护。本报记者 昝蓉

职场新舞台



从培训机构美术老师到“彩虹爪印”宠物善终师

晚上6时，“彩虹爪印”的彩虹告别厅举行了一场告别仪式。16岁的博美“优优”侧躺在小床上，神态安详，仿佛陷入了沉睡，只有略微僵硬的身体表明它已离开这个世界。经过遗容整理，优优外表整洁、毛色雪白，周身环绕着鲜艳的玫瑰花瓣。几只玩偶摆放在床头，还有两张照片记录着它生前的灵动身姿。

“安息吧，宝贝。”27岁的宠物善终师万志城站在左侧，神情庄严肃穆，以柔和平缓的语调念完了最后一句告别词，小心翼翼地为优优盖上了印满爱心的白色毛毯。随后，他走出彩虹告别厅，将时间留给两位“家长”作最后的告别，“他们与优优一起生活了近15年，早就把它当作了自己的孩子。”

一份高尚职业

万志城来自江西，大学在山西就读，专业是美术学。由于父母长期在上海务工，2022年毕业后，他也来到上海寻找工作机会，曾在一家培训机构担任美术老师。然而，他并不适应，半年后就离职了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宠物，同时养过8只狗、2只猫。”作为一个爱宠人士，小万将目光转向了与宠物相关的工作，先是去一家公司学习宠物驯导，后来干脆做起了自媒体，分享养宠日常。虽然全网积累了十几万粉丝，但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工作压力仍令他心力交瘁，“早上9点起，半夜一两点才睡，天天掉头发。”

2023年初，万志城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一则与宠物善终相关的短视频，顿时来了兴趣。说干就干，他找到了“彩虹爪印”——一家提供高端宠物殡葬服务的店铺，经过1个多月的培训，正式成为一名“宠物善终师”。

实际上，早在大二的时候，小万就曾关注到宠物善终师这个职业，却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成为其中一员。“宠物和人一样，需要一场告别，这是一份高尚的职业。”在店里，万志城总是身着一身黑色的工作服，胸牌上写着“宠物善终师 Max”，“Max是‘大’的意思，也寓意着伟大，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。”

体面告别世界

走进“彩虹爪印”，沿着木质旋转楼梯缓缓向上，身侧是一面照片墙（见上图），上面挂着许多宠物生前的可爱照片，还记录着它们的名字与生卒年月。从业近一年，万志城已见证过上百次告别，他喜欢称呼它们“宝贝”或是“毛孩子”。

第一次接触宠物遗体时，万志城有些不

95后
小万

为「毛孩子」送别

适应。“看到鲜活的生命离去，内心受到的冲击不小。我反复给自己做心理疏导，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‘毛孩子’走得更有体面，是件好事。”

“彩虹爪印”每次接到宠物殡葬服务订单，万志城都会“全副武装”，口罩、手套、鞋套，一一穿戴整齐，带上一个大容量黑皮箱，开专车上门将离世的宠物接回。随后，他会为宠物整理遗容，剪脚趾甲、剃脚底毛，清理泪痕与排泄物，再为它们梳理毛发或沐浴，让它们“体体面面”。

下一步是告别仪式。“彩虹爪印”有3个风格各异的告别厅，宠物躺在小床上，万志城会引导“家长”亲手剪下宠物的一缕毛发留存，再用颜料涂抹脚印，拓印下来。伴着哀乐、鲜花与告别词，“家长”与毛孩子告别。随后，毛孩子会被送往“彩虹爪印火化场”羽化，再将骨灰安置在店内的“安息堂”里，摆上相框、食物等，烧香祈福7天。

“成为宠物善终师，需要耐心与细心。”如今，小万早已克服心理障碍，也开始习惯“家长”与毛孩子的生死离别。去年6月，小万自己养了6年的缅因猫因病离世，他亲手送了它最后一程。

世间自有温情

作为宠物善终师，万志城每天工作8小时，做六休一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工作，会一直做下去，“从一个毛孩子身上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和爱人，他们拥有同一种品质——善良。”

令他印象最深的是，去年10月，一位顾客敲响门铃，希望为一只流浪猫善终羽化。起初看到猫猫遗体时，万志城有些诧异，“它的情况非常糟糕，身上有很多黏液、灰尘与粪便。”后来才了解到，这只流浪猫半年前出了车祸，头骨开裂。尽管手头并不宽裕，这位顾客还是将它送到医院救治，手术、治疗费高达几万元。可惜，与病痛抗争半年后，这只可怜的猫猫还是没能挨过秋天。

万志城还记得一位来自东北的顾客，看上去性格很直爽。面对自家因病离世的宠物，他写下的告别词仅有“再见”二字。小万觉得有些感动：“这两个字蕴含了太多，既是告别，又满怀再次相见的期许。”

这份职业让万志城遍历了人间温情，也让他意识到生命的脆弱，“未来无法预知，所以要好好珍惜当下。”他透露，在宠物离世的高峰期，他一天最多曾为六七只宠物善终。但他总希望，来到店里的宠物越少越好。

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